



小麦会飞

丁迎新

小麦会飞,是侄儿的音乐工作室名字,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时,脑海里闪现的是这样的画面:山野间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地,在风中起伏如浪,株株麦穗饱满,憨笑向阳。其中的一株突然挣脱大地的束缚,飞出了麦浪,以轻盈的姿态慢慢靠近蔚蓝的天宇,牵手洁白的云絮。

侄是亲侄,弟弟的儿子,比我儿子小一岁半,我兄弟俩相差两岁,用母亲的话说,是“一根藤子上结的瓜”。与儿子不同的是,侄儿小时很是顽皮,精灵古怪,小眼睛一眨一个主意,上幼儿园的第一天,就暗自打开园门,偷偷溜回了家。随弟弟,喜欢听歌唱歌,很小时就自己操控影碟机,也只有在听歌时才会安静下来。逢到年节大家庭聚会,小兄弟俩一定要自编自导自主自演出一台晚会,强制性要求我们观看,还非得鼓掌。

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,考研时突转方向,选择了音乐,毕业后更让我们大吃一惊,自己创业,跑到了杭州,开办音乐工作室,以流行音乐的演唱培训作为生计。自然,也是他梦想的主要成分。时已两年,只能通过他的朋友圈和视频号略睹风采,担忧仍在,飞起来了吗?

恰逢我和弟弟同时调休,不谋而合地前往杭州,“考察”兼游玩。在我又有一层寓意,35年前在杭州当兵,算是时隔35年的旧地重游,但如今只在过年时才能见上匆匆一面的侄儿,是我期待了解的重点。挥之不去的始终是他可爱的童年模样,搞怪的表情,逗乐的举动,需要“更新”。

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某科技园区的一幢写字楼上,一间复式的不大空间就是侄儿工作和生活的所在,下面是工作区,楼上为卧室。虽不大,但井然有序,异常整洁清爽优雅,墙上是精心排列悬挂的明星照片和艺术感超强的装饰画,十足的文艺味。钢琴、吉他、沙发等各在其位,几个人站进去并无拥挤感,主要做的就是一对一培训,有的还是线上。

时常在朋友圈上亮相的名叫巴宝利的猫,躲进了沙发肚,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,害怕了。哄劝诱导无效,侄儿强行把它抱了出来,再阻挡了进入之路,只好瞪大眼睛一一审视,确认安全度。稍等,也就释然了。它视我们为陌生,我们却通过照片和视频再熟悉不过。它是侄儿唯一的陪伴,音乐之外唯一的喜好,同睡一张床,工作室最资深的学员,而且是免费的,弹过钢琴,在主人离家几日不见时会冲着监控召唤和发脾气。

侄儿说的最多的就是猫,它的习性、习惯和有趣。只有说到猫,侄儿才滔滔不绝,少时的顽皮没了一点点影子,取而代之是一丝丝的腼腆,还有斯文和宁静,如同他的属相兔。房租每月就是五千,加上水电和生活等费用,不是个小数。父母的援助,一再谢绝,还忙里偷闲去了马尔代夫玩,让我们羡慕得一塌糊涂。这近距离接触,我感受到侄儿的孤独和不易。我想象到,在偌大

的都市中,小小的居室里自始至终一个人的身影,无论白天还是晚上。除了音乐,再就是名叫巴宝利的猫。

侄儿小时候虽然顽皮,却胆小,随父母而行也不愿在外留宿,每晚必须归家。有次老街来了马戏团,我们全去看,他却不敢,再拽也不干,一个人在家看影碟听歌。考上大学时,不知是冲动还是其他,自作主张填了远在湖南常德的学校,像是逼着自己摆脱依赖,独立和自立。考研时选择流行音乐演唱,转战南京艺术学院,也是自己做的主。

我从他的朋友圈翻到2020年他写的记录考研经历的文字《跨考南艺的这两年》,里面写道:

“人生本没有路,你走过去之后,回头看一看,其实你走的这条道路也许就是对的。我现在就觉得没有继续学习本专业也很不错。关键是不管你干什么,你要脚踏实地,你要认认真真地去努力,也许你没有所谓聪明的头脑,也许你没有所谓比较厉害的家庭背景,但是自助者天助之。”

这段话选自超级演说家冠军刘媛媛的一篇文章《我们的大学应该怎样度过》。那个时候我大二,正在考虑要不要读研,这篇文章突然间给了我一份力量,让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,让接下来的大学生活过得更有意义。大学前两年通过了四六级和专四之后,我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。当初也是因为自己喜欢而选择了英语专业,所以决定跨考音乐类的研究生并不是突发奇想,而是‘蓄谋已久’。读高中的时候身边的人对艺术生有种种偏见,在他们眼里只有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选择艺术,那个时候我也想过去参加艺考,很可惜没有付诸实践。到了要作出考研选择的时间节点,我告诉自己要弥补大学没有学音乐的遗憾,考研是我最后的机会,对我而言这是一次迟到了四年的‘艺考’。”

“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。我现在回想起考研,依然会觉得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,或许你会经历质疑、崩溃、失望,而这只不过是你人生中的一小段路,工作之后很难再有机会像这样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了。考研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,对我而言,选择跨考音乐,可能会从此改变我的人生轨迹;对于另一部分人,考研虽然不足以改变你的人生,但它是一次跳阶的好机会,你会看到更远的风景。

歌单里面收藏了一首我考研期间经常用到鼓励自己的一首歌, Mariah Carey 的《Hero》。Dreams are hard to follow, but don't let anyone tear them away.

你要为你的梦想全力以赴。”

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印象,准确地说,是童年的印象。在当下,年轻人扎堆考公,各行业疯狂内卷,要么是躺平或啃老,可侄儿却坚定地也是默默地走在了自己的路上。

小麦会飞,已经在飞,以自己的姿势。

生活

踩白菜

方再能

小城的包公井菜市场,是我隔三岔五都要去的地方。其内上下两层,摊位横斜交错、星罗棋布,入冬以来的空气里夹着腌白菜的咸香,深绿的菜叶裹着白里泛黄的菜帮,那熟悉的气息漫过来,瞬间就牵出了我九岁那年的记忆。

那年父亲被生产队分派去了贵池东南湖挑圩埂,家里腌白菜备冬的活儿,便落在了我稚嫩的肩上。农历十月,凉意浸骨,正是腌白菜的好时节,母亲选择连续晴好的天气,在菜园里“咔嚓、咔嚓”砍倒两垄白菜,就地晒到菜叶蔫软,再用扁担勾着两只大腰箩,挑到百多米外的董家河清洗。董家河水引自上塥港渠,清冽甘醇,我和母亲蹲在石埠上,把白菜洗净泥垢,然后被挑回家,搭在晒衣服的竹竿上,任风慢慢沥干水分。

晚饭后,真正的“大工程”才拉开序幕。我和母亲合力将半人高、七八十厘米口径的大肚子瓦缸,挪到灶台边的团箕旁。团箕里是码得整齐待腌的大白菜。我洗净双脚等在一边,母亲先在缸底均匀撒上一点粗盐,再码上掰开菜脑的白菜,我踮着脚踩上去,白菜的冰凉顺着脚底蹿上来,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脚下的白菜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轻响,像是冬夜的私语,待踩出汁水,母亲让我坐到旁边的凳上歇脚,她再往缸里添一层白菜、撒几勺盐,我便接着再踩。往复间,身上渐渐暖了起来,缸里的菜越堆越高,人也渐站不稳,我得拄着扁担才好继续。煤油灯的昏黄光影里,我们娘俩絮絮叨叨地聊着天。母亲讲她年轻时跟邻里一起腌菜的趣事,我叽叽喳喳地说学校里的闲事,三个多小时的时光,就在这细碎的话语和“咯吱”的踩菜声里悄悄溜走。腌菜离缸口越来越近,不便再踩,便换成敞口木盆继续。母亲把踩出汁水的白菜,一把把塞进缸里,直到填得满满当当。与此同时还放进些萝卜、几把或青或红的辣椒,最后压上两块洗净的石块压实。盖上木盖,就算大功告成。

十天半月后,母亲揭开木制缸盖,随手取出腌白菜——菜帮黄灿灿的,像镀了层金。她掰下一截尝尝,原本还担心我踩得不够匀、味道欠佳,此刻所有顾虑都烟消云散。母亲逢人便夸:“我家伢子踩的白菜,白里透黄、脆嫩爽口,比他爸踩的还好吃!”打此直到我上农校的九年里,每至仲冬时节,家里踩白菜的事成了我的任务。

那时候物资匮乏,牛羊肉腌菜火锅是不敢想的,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猪肉烧腌菜,就让一家人吃得大快朵颐、满心欢喜。平日里,清炒能尝出脆嫩的本味,辣椒糊烧能感受鲜辣得过瘾,简单的做法,却总能下饭暖胃。家里有劳力被派往路远的地方修公路或挑圩埂,母亲总会炒两大菜筒腌白菜让其带上,管吃十天半月。

如今,牛羊肉烧腌菜火锅也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寻常美味。可每次吃着来自菜市场的腌菜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——少了煤油灯下母子相对的身影,少了母亲亲手炒腌菜的独家味道,那口大瓦缸,早已不知所踪,但踩白菜时的温暖、腌白菜的独有咸香,却成了寒冬里最温柔的念想。



在仲冬吟草四题

张武扬

岁末遥寄同窗

沧桑卅载忆鸠兹,奋发韶华苦觅知。
欸珠玑终耀彩,鸿飞波影一溪诗。

闻友唱京剧《三家店》偶占

操琴点鼓三家店,票友声高透绮窗。
日落灯浮间巷后,行云流水老生腔。

游西昌吟

边城倚岫抱空清,海子涵虚一镜平。
楼阁犹存秦汉韵,垣墉曾寄笮箫声。

与友同游归来有作

赏心拾翠渚烟浮,独引熏风忆旧游。
待解尘缨依暖日,兴怀溪外等闲收。

观友书法作品遐吟

笔到苍时鬓有霜,光阴弹指境方彰。
毫端劲瘦蕴灵气,且染菜萸悟晋唐。

王家富

翔穹箭抵高天近,探月车驰广野明。
火把流歌今古续,云津故渡焕新晴。

